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卷

宋史卷四百七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三

姦臣四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調相州潁昌府教授歷太學錄樞密院編修官尚書比部

員外郎紹興初盜曹成掠荆湖間高時避亂沅湘帥臣程昌寓以便宜檄高權沅州事成奄至城下高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湖北轉運判官改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高不以禮高憾之高入覲調湖南轉運判官陞辭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高力助之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盡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

知所懼張俊歸自楚州與檜合謀擠飛令高劾飛對將  
佐言山陽不可守命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  
怒以高代治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警報  
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  
逗遛之事飛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寃之大理卿薛仁輔  
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無罪高劾之知宗正寺士儂  
請以百口保飛高又劾之士儂竄死建州劉洪道與飛  
有舊高劾其足恭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於是洪

道抵罪終身不復叅政范同為檜所引或自奏事檜忌之高劾罷再論同罪謫居筠州又為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二人皆被竄謫和議成高請詔戶部會計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蓄積稍實可備緩急梓宮還以高為攢宮按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之高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耻如此張浚寓居長沙高妄劾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吳秉信自長沙還

朝奏浚宅不過衆人常產可辦浚乃得免除參知政事  
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高以聞  
高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  
官吏鈐紙尾進高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  
交一語言官李文會詹大方交章劾高高遂求去帝命  
出守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封還詞頭遂罷去尋謫居歸  
州遇赦量移沅州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纂次太后回鑾事實上

之張浚以高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欲受命於金高見書大怒以為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浚坐竄謫高提舉刊修貢舉勅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進授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靖高始附檜為言官所言多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為首召高還高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  
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  
歷閤門祗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汝州防禦  
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  
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而侂  
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  
議密啟太后侂胄兩至宮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  
宮提舉闕禮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



以告侂冑侂冑馳白汝愚日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  
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翌日憲聖太后即喪次垂  
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皇帝位寧宗既立侂冑欲推定  
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  
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而侂冑但遷宜州觀察  
使兼樞密都承旨侂冑始觖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  
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  
而疎遠之汝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冑謀泄

斥去朱熹奏其姦侂冑怒使優人綦冠濶袖象大儒戲  
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冑未幾龜年與  
郡侂冑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冑益用  
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雪川劉攽者曩與侂冑同  
知閣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冑  
計議攽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冑曰趙相欲專  
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冑愕  
然因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爾侂冑問若何而可攽曰

御筆批出是也侂冑悟即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冑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冑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冑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

侂冑得罪太學生楊宏中張衡徐範蔣傅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侂冑編置朝士以言侂冑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侂冑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偽學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為言官澹言偽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為偽學罪首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鏊圖之汝愚抵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冑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偽

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侂冑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侂冑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侂冑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冑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逆黨侂冑大喜即日除三傑為右正言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沆獻言令省部籍記偽學姓名姚愈請降詔嚴

偽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年陳讜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冑拜少保封豫國公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黥之五年侂冑使璉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賓客所言七十紙侂冑欲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鞠之張仲藝力爭乃止其年遷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侂冑以周必大為相侂冑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希

侂冑意劾必大首植偽黨降為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冑意而謀實始京鏜逮鏜死侂冑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冑以為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偽黨之禁寢解三年拜太師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侂冑平章國政侂冑繆為辭謝乞致其仕詔不許允中放罷時侂冑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斤

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冑童子師自  
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冑廝役也  
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羣小阿附勢焰熏灼侂冑凡  
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  
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  
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冑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  
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職  
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必叛侂冑不省安豐守厲仲方



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  
願屬元老大臣預為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  
言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  
冑大悅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傳伯成  
言兵不可動抵罪至是武學生華岳叩閤乞斬侂冑蘇  
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  
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强援故事乞命侂冑  
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以為請侂冑除平章軍國

事蕭達李璧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  
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冑昵蘇師旦為腹  
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  
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四年  
以薛叔似為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程松  
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處州召見以弭兵  
為言忤侂冑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  
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矣詔侂冑

日一朝友龍叔似並升宣撫使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褒信縣捷書聞侂冑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以丘密代為宣撫使侂冑既喪師始覺為師旦所誤侂冑招李壁飲酒酒酣語及師旦壁微摘其過侂冑以為

然壁乃悉數其罪贊侂冑斥去之翌日師旦謫韶州斬郭倬於京口流李汝翼王大節李爽于嶺南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楊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寔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侂冑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丘寔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且多所要索謂侂冑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寔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招撫使

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叛受金命稱  
蜀王定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為  
首謀宜免繫銜侂冑念定坐罷曦反狀聞舉朝震駭侂  
冑亟遺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安丙楊巨源已  
率義士誅曦矣侂冑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  
為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為界且索  
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  
朝堂不敢斥言侂冑窮其說乃微及之侂冑大怒和議

遂輟起卒棄疾為樞密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都  
指揮使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  
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  
而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  
善堂翊善謀誅侂冑議甚秘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  
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  
御筆云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  
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

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  
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  
泄不可翌日侂冑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亟  
殺之先一日周筠謂侂冑事將不善侂冑與自強謀用  
林行可為諫議大夫盡擊謀侂冑者是日行可方請對  
自強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俄侂冑先驅  
至象祖色變尋報侂冑已押出象祖乃入奏有詔斬蘇  
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冑首乃命臨安府

斷侂冑棺取其首遺之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棧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勲有稱為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昇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冑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



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餘數十人縱遣之有  
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始侂冑以導  
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侂冑去貴  
戚吳玕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侂冑意使有一人繼言之  
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  
惡以底大僂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冑死寧宗諭大  
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侂冑娶憲英吳皇后  
姪女無子取魯誼子為後名玠既誅侂冑削籍流沙門

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舉進士調蕭  
山尉上謁帥閻安撫使史巖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款  
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為戚里婢壻寅緣以取  
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為大理司直添差通  
判饒州入為太府寺簿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川分司  
復兼樞密院編修官拜右正言兼侍講辭改右司諫拜  
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

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  
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  
踞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  
驕傲道路以目尋為右諫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寶祐六年拜參知政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  
封公初大全以袁玠為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繫  
漁湖土豪督促輸錢甚急土豪怒盡以漁舟濟北來之

兵太學生陳宗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  
上書訟大全臺臣翁應弼吳衍為大全鷹犬鈐制學校  
貶逐宗等開慶元年九月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  
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  
用凶惡陷害忠良過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  
伸國法以謝天下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繼論  
罷監察御史朱貔孫復論大全姦回險狡狠毒貪殘假  
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

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絕言路壞人才  
竭民力誤邊防再削其官景定元年詔守中奉大夫致  
仕臣僚言乞遠竄使不失刑詔送南康軍居住臺臣復  
以為言追三官移送南安軍居住明年監察御史劉應  
龍請加竄追削兩官移竄貴州團練使與州守游翁明  
失色杯酒間翁明愬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蠻為不軌朱  
禕孫以聞于朝又明年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權直舍  
人院劉震孫繳奏乞移徙海島四年正月將官畢遷護

送舟過藤州擠之於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  
甲吳門始欲結婣羽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  
家為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取為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為游  
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  
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內中奉湯藥以給之擢  
大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  
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

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  
敕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尋  
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戶部侍郎五  
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  
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  
賞罰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  
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  
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

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  
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  
帝以為無有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  
其見憚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  
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大元兵  
共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穀  
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  
歸追兵至問曰何為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



大啟開慶初憲宗皇帝自將征蜀世祖皇帝時以皇弟  
攻鄂州元帥烏蘭哈達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蹂廣西  
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  
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十月  
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達率諸將力戰似  
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傷者至萬  
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從  
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合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蹕

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閭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閩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為潛欲殺已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

王子孟啟為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  
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  
旨乃議立孟啟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高達在圍中恃  
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巾者何能  
為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  
諂似道即使人呵曰宣撫在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壁  
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覈諸兵費  
世雄士壁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於帝欲誅達帝

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忠勇軍營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為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遊燕竊弄權柄

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  
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為監司郡守子弟  
門客歛跡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羣小取先  
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  
西田畝有值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  
銀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有奉  
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  
多為功皆繆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硤瘠虧租與

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  
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以  
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行之十七  
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秋七月彗出柳光  
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臺諫布韋皆  
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上書力辨之  
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  
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

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貴摺撫以罪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似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

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撒關  
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  
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  
五至中使加賜賫者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  
除大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  
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  
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  
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



尹畿漕一切事不闕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  
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之終身  
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為似道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  
職其求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趙潛輩爭  
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陳振民以求進一  
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  
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  
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

園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  
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  
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  
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  
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  
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  
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  
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

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  
曰平章云云顯祖紹曰平章已允乘逍遙輦矣帝遂歸  
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  
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  
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  
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  
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來每  
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呂文煥以急告似

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為得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等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即繆

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  
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  
此爾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  
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  
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  
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  
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  
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至安吉似

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  
易他舟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魯安撫以荔子黃  
甘遺丞相巴延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  
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  
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  
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  
庚申夜虎臣以失利報似道倉皇出呼曰虎臣敗矣命  
召貴與計事項之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一人用

命也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  
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  
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  
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楊旗招  
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  
上書請遷都列郡守於是皆遁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  
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  
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不恤

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誅其幕官  
翁應龍廖瑩中王庭皆自殺潘文卿季可陳堅徐卿孫  
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乞誅似道不  
從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官然尚居揚不  
歸五月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皇太后乃  
詔似道歸終喪七月黃鏞王應麟請移似道鄰州不從  
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  
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於



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徙似道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為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嶸叟等皆以為罰輕言之不已又徙建寧府翁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來嘔惡況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直舍人院封還錄黃乞竄似道廣南中書舍人王應麟給事中黃鏞亦言之皆不從侍御史陳文龍乞俯從衆言陳景行徐直方孫嶸叟及監察御史俞浙併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

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  
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  
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  
夫唱杭州歌謠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  
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  
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嵯叟應麟奏似道家畜乘  
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鞠問未至八月似道至  
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皇許我不死

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宋史卷四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三十四

叛臣上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附

杜充

吳曦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事立

其臣為君冠屨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弗振悍  
僕狂奴欺主衰敗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忍將用  
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子使握重  
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昭明旋踵殄  
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成  
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政和末由知  
洪州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太觀以來瑞應尤殊者

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仲夜斫金人營韓里雅布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廷意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尼堪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

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  
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  
玠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  
前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  
復遣玠儔促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  
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  
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  
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

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  
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  
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  
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  
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讌游黨  
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并  
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  
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適金



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偽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西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杖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儔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

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儔  
權僉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  
書省下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  
各遵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  
獨時雍每言事邦昌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  
升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初  
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  
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

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并儔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王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

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齋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具知所由乃報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

相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久典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為故天子哉高宗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公夫

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荅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并儔等先以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元符中登第豫少時無行常盜同舍生白金盃紗衣政和

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為言者所擊帝不欲發其宿醜  
詔勿問未幾豫累章言禮制局事帝曰劉豫河北種田  
叟安識禮制黜豫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國子監除河  
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豫善中書侍郎張  
懋建炎二年正月用懋薦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  
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  
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倖張  
東益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

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鯁城  
納款三年三月烏珠聞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  
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  
滄等州以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  
月丁卯金人遣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冊豫為皇  
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先是北京順豫門生瑞禾濟南  
漁者得鱸豫以為已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  
軍達蘭求僭號達蘭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



立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慶  
裔昉備璽綬寶冊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偽位赦境內  
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  
丞張柬為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  
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  
知濟南府孝純始堅守太原頗懷忠義高宗以王衣雅  
厚孝純俾衣招之會尼堪遣人自雲中送歸豫遂失節  
於賊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

德府以弟益為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  
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  
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下偽詔  
求直言十月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  
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十一  
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副留  
守上官悟及賂悟左右喬思恭與共說悟令降金悟並  
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

劉惔以榜旗誘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  
父不知有故人燒殺惔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  
正豫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宗室承務  
郎閻琦匿之豫杖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  
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  
僭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久陷于金尼堪勸皓仕豫不  
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惇聞豫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信  
副使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

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書乞通  
宋朝豫殺希載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於歸德如唐  
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李成敗之成  
逃歸豫雄州大僧王友直嘗抵豫書招李成謂劉光世  
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為人所訴詔鞠而刑之六月  
豫以麟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於宿州  
誘宋逋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為界恐兩河民之陷沒  
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國或繫送雲中實防豫也

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  
亨誘斬世冲大敗其衆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豫將  
王才偽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彦闢師古敗之偽知海州  
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  
以商號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  
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  
所陷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彦德安陳規  
蘄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毋失事機三月仲為

其將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霍興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偽詔并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因奉祖考于宗太廟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人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

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聞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以聞六月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以將陳彥時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國信副使宗汝為留偽庭久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亘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尚書右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為大總府先鋒將十二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

乘勝趣汝州偽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薩里罕侵蜀執進士薛筇送豫筇勉豫早圖反正庶或全宗孰與他日併妻子磔東市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獲免三年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軍偽守蘭和降壬戌敗豫兵於長葛甲子橫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弼固守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三月豫聞橫入潁昌求援於金人尼堪遣烏珠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



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陷潁昌橫軍本羣盜恃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陷虢州鎮撫司統制官謝臯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臯開封人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鹽城輸欸于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二十俾寇通泰間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偽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

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  
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有慚色時豫悉有梁衛之地  
翟琮屯伊陽之鳳牛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  
政遣川陝將官吳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  
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奔荆南知  
隨州李道棄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郢  
州守臣李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賊將王彥先自亳引  
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鄜

瓊領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賊乃還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鹽稅吳伸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強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為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四年正月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帥將愈益置守縱和

議成亦未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誼使金至雲中尼堪  
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汴豫欲留之以計獲  
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  
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矣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  
壽春府羅興叛降豫舒蘄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  
成遁尋復唐州六月復隨州礫偽守王嵩于襄陽市七  
月復鄧州語在飛傳豫聞岳飛取襄鄧遂乞師於金人  
偽奉議郎羅誘上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

以徐文為前軍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偽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達蘭烏珠分道南侵步兵自楚承進騎兵由泗趨徐復遣偽知樞密院盧緯請師於金主金主集諸將議尼堪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為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達蘭權右副元帥調渤海漢軍五萬應豫以烏珠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朝廷震恐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浚曰避將安之遂決意

親征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序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月丙子朔詔張浚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還揚州起張浚為侍讀戊子韓世忠戰于大儀己丑解元戰於承州皆捷丙申豫露榜有窺江之言戊戌帝發臨安十一月壬子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雖決勝負哉淮西將王師晟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

執偽知州王靖十二月壬辰岳飛遣將牛皋徐慶敗金人於廬州庚子金人退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語在世忠傳五年正月淮西將酈瓊復光州偽守許約降閏二月豫將商元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七月豫廢明堂為講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月豫令民鬻子依商税法許貫陌而收其算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主亶六年正月豫聚兵淮揚韓世忠引兵急圍之賊守將連舉六烽烏珠與劉猺合兵來援皆為

世忠所敗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晟破之執華  
知剛俘其衆而還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  
聞南人久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罷  
之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亶領三省事告磐曰先帝  
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  
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  
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烏珠提兵黎  
陽以觀釁豫於是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李鄴行



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戶部許清臣兵馬大總管李成孔  
彥舟關師古為將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中  
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猊率東路兵取紫荊山出渦口以  
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彥舟統之十月猊兵阻韓  
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  
十萬次濠壽間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  
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比至濠而劉光世已  
棄合肥矣張俊遣人星馳采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

世不得已還廬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艷瓊出安豐  
遇賊三將軍皆敗之猊衆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  
康沂中遇猊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於藕塘大破之猊  
遁麟聞亦拔砦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縊者豫由  
此失人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  
覺請立麟為太子以覘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  
咨訪河南百姓七年春豫策進士遣謀縱火淮甸燔劉  
光世帑藏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

民日望王師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酈瓊執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豫聞瓊降大喜御文德殿見之授瓊靜難將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業已廢豫而豫日益請兵遂以女真萬戶蘇伯為元帥府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托卜嘉為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豫為蜀王初金主先令

達蘭烏珠偽稱南侵至汴紿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似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偽丞相張昂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鄺瓊闕師

古各予一郡以女真呼沙呼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  
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  
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  
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達蘭曰昔趙氏少帝出京  
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  
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州韓琦宅許  
之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為曹王賜田以居之紹  
興十三年六月卒是年金皇統三年也豫僭號凡八年

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地數見恠異有梟鳴於後苑龍  
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于平原鎮識者謂禍不  
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初偽麟府路經畧使折可  
求以事抵雲中左監軍薩里罕密諭可求代豫後達蘭  
有歸疆之議恐可求缺望醜殺之豫之僭逆也馬定國  
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賦語多指斥又如許  
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蹠犬吠堯蓋無責焉  
苗傅上黨人大父授父履授在元豐中為殿前都指揮

使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傳與  
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傳為統  
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彥者不知  
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為熙和路經畧使死王事正彥由  
閤門祇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責降會法部曲  
王淵為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法故薦正彥于朝  
復為武德大夫知濠州擢御營右軍副都統制淵分精  
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

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州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為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恥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缺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壬戌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



康履頗用事威福由已出其徒敎民居肆為暴橫傅等恨之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達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徧罪哉三月辛巳拜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初淵建幸杭州議內侍實左右之及淵躡躋樞筦衆謂薦由內侍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傅積不能平與王世修張達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鈞甫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傅部分既定乃給淵

以臨安縣有盜意欲使淵出其兵於外康履得黃卷小  
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乃苗金乃劉也於  
是頗泄賊謀以告淵淵伏兵天竺明日賊黨亦伏兵城  
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  
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  
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傅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  
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  
闕請帝御樓百官皆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傅見黃

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賊不退帝問百姓計安出浙西巡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曰

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履  
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傳即樓下腰斬履  
傳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帝  
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  
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  
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遼曰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  
計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則從三軍之請通判  
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邪帝徐謂勝非曰朕

當退避須太后命勝非謂不可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幃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出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邪傳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

泣固請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  
狀后諭止之傳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  
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  
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宣諭后猶  
不許傳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  
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二凶帝屏左右語曰當為後圖  
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語臣曰二  
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為後圖耳是日帝幸顯忠寺甲

申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  
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丙戌赦至平江府張  
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呂頤浩遺浚書痛述  
事變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  
以起兵俊泣奉命初勝非奏垂簾當二臣同對今屬時  
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傳入對后  
勉勞之賊喜無所疑故臣僚入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  
王世修將處以從官俾通二凶傳欲改元正彥欲遷都

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己丑  
改元明受張浚遺書二凶獎其忠義以慰安之庚寅百  
官朝睿聖宮以傳為武當軍節度使辛卯張浚遣進士  
馮輜赴行在請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  
早反正以解天下之惑浚既遣輜即檄諸路約呂頤浩  
劉光世會平江傅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浚  
軍哲不從改命陳思恭思恭亦不從壬辰以諫議大夫  
鄭慤為御史中丞賊以武功大夫王彥為御營司統制



慙面折二凶彥狎狂即日致仕癸巳韓世忠引兵至常熟卒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為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道宗為節制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避賊甲午貶曾擇藍珪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浚勝非曲諭止之馮輜說二凶反正傳按劒瞋目視輜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來乃可即遣歸朝官趙休與輜共招浚乙未呂頤浩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丙申韓世忠

兵至平江即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投鼠忌器不可太亟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醉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為人所殺戊戌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馮轡至平江浚復遣人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期雖死無悔傅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詔責浚黃州團練使郴州安置鄭慤上疏謂浚不當責密遣所親謝嚮慶姓名告浚宜持重緩進賊當自遁

浚然之是日賊遣苗翊馮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  
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馮輜至臨平見馮柔吉同縋  
入城詰朝與傅等議傅曰爾尚敢來邪欲拘輜浚逆知  
之謬為書遺輜言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初無異心  
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得浚遺輜書大喜乃釋輜壬寅  
浚得謫命恐將士解體給曰趣召之命也是日呂頤浩  
至平江與浚對泣曰事不諧不過赤族乃命幕客李承  
造草檄告四方討賊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輜勝

非議復辟癸卯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丙午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為知樞密院事丁未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君為皇太子辛酉徙傅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庚戌詔復建炎號是日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馮素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都堂趣

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辛亥頤浩俊  
引勤王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吏苗傳犯富陽  
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癸丑犯桐廬甲寅斬吳湛時希  
孟編管吉陽軍丙辰傳等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  
軍丁巳犯壽昌縣黥民充軍庚申犯衢州守臣胡唐老  
拒卻之丙寅犯常山世忠請任討賊丁卯以世忠為江  
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戊辰賊犯玉山縣辛未賊屯  
沙溪鎮統制關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喬仲福王德會

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間五月戊寅朔世忠發杭州庚辰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擒之賊將江池殺孟舉擒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達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傳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壬寅詔班師秋七月辛巳世忠軍還俘傅正彥

以獻礫于建康市張達苗翊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  
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略  
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州靖  
康初加集英殿修撰復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中僑寓  
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為敵內應殺之無噍類建炎元年  
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嘗  
畫三策以獻充充不省永謂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

而無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大任鮮克有終矣  
二年宗澤卒充代為留守兼開封尹三年以戶部尚書  
兼侍讀召未至改資政殿學士節制京東西路依前京  
城留守尋知宣武軍節度使七月以同知樞密院召還  
至即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  
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  
士往往皆引去留守判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  
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時諸路



各擁重兵率驕蹇不用命張俊方白事謁未入俊遽前  
充怒戮其使諸將稍稍惴服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  
屯太平王瓊屯常州以充為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  
護諸將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  
世忠常州時江浙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  
方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  
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逼硎砂時以輕舟  
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列陣

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諜知無備夜乃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淬盡領岳飛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王夔俱進敵氣銳甚淬戰沒夔引兵遁充軍潰金人陷建康充渡江保真州充嘗痛繩諸將諸將銜之伺其敗衆將甘心焉充不敢歸乃北約泗州劉位徐州趙立欲合兵邀敵歸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札激厲俾為後圖源至常州道阻未得進募健士先達上意充詭詞自飭以報源充居

真州長蘆寺守臣向子志勸充由通泰入浙欲與偕行  
充畜異志不聽始京畿提刑凌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庾  
歸朝以府事委之唐佐遂降于金為所用唐佐雅善充  
以書招之完顏宗弼復遣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  
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叛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  
充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嵩巖崑塔韓  
汝惟於廣州是冬充至雲中尼堪薄之久之命知相州  
充猜阻肆威同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自徙所間走

歸充其副胡景山誣充陰通朝廷尼堪下充吏炮掠備至不服釋之因問充曰汝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歸充不敢也尼堪哂之七年命充為燕京三司使八年同僉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九年遷行臺右丞相十一年和議成而充死矣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挺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郎淳熙五年換武德郎除中郎將後省言其太驟改武翼郎累遷高州刺史紹興元年挺卒起復濠州團練使慶

元元年冬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園陵成以勞遷武寧軍承宣使六年光宗攢陵成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强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鎮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

師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冑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與從弟晁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為蜀王侂冑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為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為金人地以困王師侂冑不之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

兵松亦不悟金人犯西和王喜魯翼拒之戰方急曦傳  
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已布  
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  
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母思以重兵  
守大散關曦因撒驀關之戍敵由坂閘谷遠出思後思  
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飭投匭上書  
言曦必叛侂冑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吳  
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李好義敗

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  
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  
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揚騃之抗言曰如此則  
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  
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喜王大中等皆  
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遣徐景望為四川轉運使褚青  
為左右軍統制趨益昌敕總領所倉庫程松聞變棄興  
元去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



之表鐵山為界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月為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日夜號泣罵不絕口曦扶出之族子僕為興元統制見偽檄色甚不平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遣祿祁房大勛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祁尋至夔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誓以遏王師侂冑聞曦反不知所為或勸

不如因而封之。侂冑納其說。吳玠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修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兵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遣

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暉從弟覲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米修之郭澄等皆誅之時吳端猶卧後閣亦伏誅徐景望趙富吳曉董鎮郭榮祿禧等皆在外遣人就誅之函曦首獻于朝詔曦妻子處死親昆弟除名勒停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曦敗時年四十六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